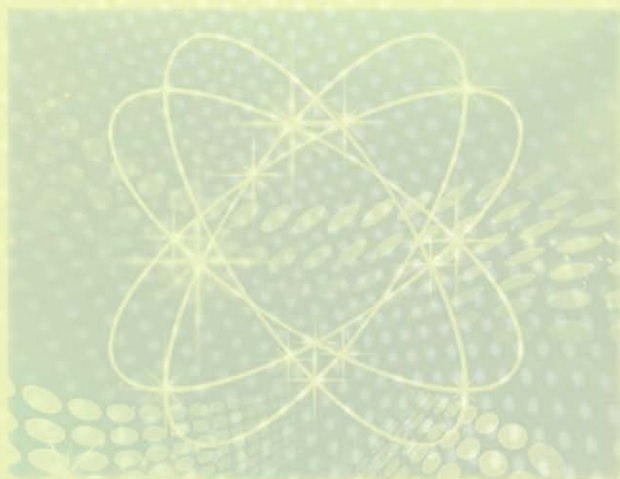


被画错了的脸谱

靳文泉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被画错了的 脸谱

靳文泉◎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画错了的脸谱 / 靳文泉 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09-8887-0

I. ①被… II. ①靳…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
IV. ①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1486号

被画错了的脸谱

靳文泉 著

责任编辑: 汤 梅

封面设计: 金 刚

责任校对: 孙 倩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 · 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政编码: 430074 电话: 027-81321915 010-84533149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3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就是由脸谱构成的。

这些脸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表情固化，姿势夸张，价值单一。比如宋襄公装模作样、假仁假义，是不可理喻的愚蠢；王莽祸国殃民、虚伪透顶，是十足的大骗子；冯道朝三暮四、丧失立场，辜负了组织对他的培养和期待，是厚颜无耻的小人；赵构泥马南渡，守着一亩三分地醉生梦死，早把亲娘老子抛到九霄云外，是昏庸懦弱的偏安小地主；完颜亮必定是让人想入非非、垂涎艳羡的狂浪暴君；崇祯当然也不能免于被羞辱和责难——谁让他是汉人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呢？而诸葛亮则一本正经地“雄踞”于庙宇中，笑盈盈地接过历代王朝不停颁发的“千古忠臣”荣誉状……这些无数张非忠即奸、非红即黑的脸谱，在历史的洪涛中笑谑着，躁动着，奔涌着，抛下因为被灌输、被洗脑、被感染、被限制而或喜或怒、或哀或伤的我们全然不顾，一路飞奔而去。好一派荒唐的怪状！

其实，史籍中的这些一戳就破的脸谱，正是专制主义必然要结出的怪胎。对于专制主义者来说，握紧手中剑，拿牢印把子，确保自己的骄奢淫逸能够“传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是他们一切行动的根本目的。那些不利于他们的真人真事真相真理，是让他们一刻也不能安睡的定时炸弹，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实在是“除”不了的，那就给他们画上脸谱，让历史人物们按照自己设定的意愿去吟唱，去表演，去涕泗滂沱义愤填膺一本正经地宣扬那些谁也没



当回事的信条和教条，好让这些劳什子信念信条成为愚夫愚妇行动的指南，形成生活乃至思维的习惯。这样，他们就能一劳永逸地躺在专制主义的温床上继续做春秋大梦了。

需要说明的是，执行这种一点就透的把戏的正是历代的御用史官们，他们在其中起到了吹鼓手和操刀手的作用。在上古时期，御用史官们曾经特把自己“当根葱”；后来逐步演变，变成了没把自己当回事的“蒜”；到最后，“著书都为稻粱谋”，干脆“笑骂由人，我自行之”，堕落成专制主义者的文字打手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白领”，是那个时代的“舆论总管”和“把关人”，都属风流人物。

当然，这么说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刀笔吏没一点作用或是什么好事也没干，他们保存了文脉遗存、文字证据，让我们今天还有可能剥去古人的脸谱，看清活生生的事实和真相；要是他们真的躺倒不干，甚至连删改史料都懒得做，很有可能我们将面对着空白的历史徒唤“奈何”。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希望从这些史官们留下的史籍中，从他们留下的文字的雪泥鸿爪里窥见一点“天机”，从而祛除专制主义者和帮凶帮闲的影响，衔接历史因果，返还自然逻辑，还原古人的真实生存环境，“能发现点什么”；然后从人性的角度，去考察，去聆听古人的笑语和叹息，剥去他们被涂抹了重重油彩的脸谱，一睹他们的真容，看清和感受他们的音容笑貌、真情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创作将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一样，似乎是十分有趣甚至惊险的。

属意如此，但因水平所限，本书一定存在许多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本书在创作过程中，获得过李娥、靳然、李惠红、李新玉、王艳峰、靳亮、靳海泉、靳鲁雁等人的帮助，在此特表示感谢！

靳文泉

第一章 宋襄公：最后的古风

第一节 “慈不掌兵”是永恒的真理？	002
第二节 好人不是一天炼成的	010
第三节 贵族精神：宋襄公给我们上了一课	016
第四节 尾 声	025

第二章 王莽：理想主义者的黄昏

第一节 王莽是个好学生	029
第二节 修炼正能量：学而优则仕	031
第三节 一出禅让大戏	039
第四节 尝尝王道真滋味	042
第五节 理想主义害死人	045
第六节 理想与肉身齐灭	047
第七节 尾 声	050

第三章 诸葛亮：另一个曹操

第一节 白帝城托孤	054
第二节 蜀汉上下憋口气	056



第三节	九锡岂是寻常物？	059
第四节	关于北伐这件事	061
第五节	刘禅有话说	065
第六节	“山头主义害死人”	066
第七节	当李严遇上诸葛亮	068
第八节	魏延喊冤	070
第九节	死后余波未平	076

第四章 冯道：离乱世道活菩萨

第一节	千古骂名滚滚来	080
第二节	“忠臣”两个字，好辛苦	085
第三节	离乱世道活菩萨	089
第四节	虎狼丛中也立身	093
第五节	尾 声	096

第五章 王安石：都是变法惹的祸

第一节	肮脏的名士	099
第二节	隐士？还是隐仕？	101
第三节	皇帝很给力	104
第四节	首战告捷	106
第五节	首先是人才问题	108
第六节	斗争就是党争	112
第七节	无可奈何花落去	116
第八节	王蔡家族	120

第六章 赵构：举头无我一般人

第一节	九王爷闪亮登场·····	123
第二节	帝位何故遭质疑·····	126
第三节	别拿“北伐”忽悠我·····	129
第四节	秦桧的阴阳脸·····	132
第五节	秋风起兮风波亭·····	134
第六节	辛苦一辈子，也该歇歇了·····	138

第七章 完颜亮：天才怎么可以这样

第一节	坐着火箭升官的干部·····	142
第二节	印把子交给谁·····	144
第三节	郁闷的皇帝·····	146
第四节	九人名单·····	148
第五节	月黑风高夜，改换门庭时·····	150
第六节	完颜亮的“不得不杀”·····	152
第七节	“国家大事，皆自我出”·····	154
第八节	抓住迁都这个牛鼻子·····	157
第九节	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	160

第八章 崇祯：君非甚暗明在何处

第一节	“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164
第二节	少年天子诛阉党·····	166
第三节	只争朝夕，勤政不已·····	167
第四节	超级节俭，堪称楷模·····	168



第五节	惜民爱民，发乎真情	171
第六节	“诸臣误朕”——和文臣集团的斗争	173
第七节	明朝实亡于万历	177
第八节	善待西方科学	179
第九节	心香一瓣悼难君	181

第一章

宋襄公：最后的古风

两千年前，在商丘附近的一条名叫“泓”的大河边，一位戴着冠冕、留着山羊胡子的国君正在眯着眼出神地看着对岸的敌人密密麻麻地缓缓渡过泓河。

这时，旁边的一位看上去年纪比他稍长的大将对这位国君说：“楚军现在渡河到了一半，我们趁势掩杀过去，一定能打败他们。”

那位国君不以为然，捋着山羊胡子说：“‘不鼓不成列。’人家还没渡河，就去袭击，有辱我们宋国仁义之师的威名。”

过了好长时间，等到敌人上岸了，宋国的那位大将又劝谏道：“趁楚军乱作一团，还没有布好阵，我们正好发动袭击，还有打败他们的机会。”

国君依旧固执地摇头：“人家还没摆好阵势，你就发动冲锋，还能叫做仁义之师吗？”大将无语。

过了好长时间，敌人布好阵后，宋、楚两军开始冲杀。因为敌众我寡，那位国君统领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他本人的腿上还中了一箭。



宋国人都埋怨国君没有抓住战机袭击敌人，导致大败。

这位国君躺在榻上，颤抖的手不住地摩挲着箭伤，看得出他的伤势很严重，但他仍然鼓起劲，振振有词地辩解道：“君子不会再攻击已经负伤的士兵，也不会俘虏老人和小孩。上古的时候，君王不会仗着地势险要阻击敌人。我虽然只是亡了国的商朝的后裔，但也不会忘掉这些作战规则，去攻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说完，他忍不住箭伤的剧痛，猛烈地咳嗽了几声，就撒手人寰了。

那位大将和旁边的臣民们都跪下来，嚎啕大哭，如丧考妣。

这位绅士般的国君，就是大名鼎鼎宋襄公。向他焦急发问的那位大将，是他的哥哥，宋国掌握军事大权的公子目夷。

他们的敌人，则是来自蛮荒之地的楚国大兵。这场在中国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役，就是泓之战。

第一节 “慈不掌兵”是永恒的真理？

关于宋襄公的悲剧，从古至今，不外乎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宋襄公假仁假义，虚伪透顶，想以“仁义”沽名钓誉感化敌人，实现自己的扩张野心；还有一种，认为宋襄公脑子有问题，愚不可及，是他的落败，是“蠢猪式的仁义”，是自讨苦吃，自寻死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宋襄公的“一肚子不合时宜”是真情流露，合情合理，是值得怀念的逝去的古风，是让人伤感的永远不再的贵族风范。

没错，前两种看法是主流意见，占据了各式各样的教科书和讲堂，甚至众多名人伟人的头脑，因为它们看起来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十分契合，从而也显得真实可信，容易让人接受。

倒是第三种观点，显得那么突兀，那么另类，让人有点瞠目结舌，无所适从，但似乎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信口雌黄。

那么，真实的宋襄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仁义究竟是真情流露，还是虚伪沽名？

要理清这些事，我们必须回到春秋，还原宋襄公的本来面目，还原那时的真实战争。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宋襄公的泓之战，正处在春秋时期，是上古时期的贵族之间依据“军礼”所进行的“有限度”战争急剧向以平民为主体的无限战争转折的关键当口。

春秋以前，诸侯国都是奉周天子的命令，去征伐有罪的诸侯。这个时期的战争，必须“师出有名”，以正义作为发动战争的基本理由。一般的战争由头，往往是某位诸侯没有按时向周天子进贡，或者某个诸侯国国内发生了动乱。此时周天子就会发布诏令，命令其他诸侯前去问罪。

但是，周朝发展到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影响力已经式微，威信全无，有时还免不了受一些戎狄或者诸侯国的欺侮，这时，就出现了一些主动承担“尊王攘夷”任务的诸侯国，比如“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霸主往往通过会盟的形式——类似于今天的联合国大会。在会上，与会诸侯会达成一项重要共识，即照旧尊奉周天子为“天下之共主”，然后一起去征伐有过错的诸侯。

因为这个正义的底线，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不能过火，就不能趁被征伐的诸侯国动乱之机夺取人家的地盘，平乱完毕后必须还给人家；也不能对“有罪”的诸侯国一棍子打死，要给人家以改



过自新的机会，给人家以出路，而不是亡国灭种，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三次打败鲁国，获得了大量土地。鲁国的大将曹沫趁着会盟的时候劫持了齐桓公，要求他承诺归还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在性命危急的关头，就答应了。事后，齐桓公左思右想不是个味儿，就想赖账，不还了。齐桓公的宰相管仲连忙劝谏，打消了他的这个可怕的念头。管仲说：“咱们是霸主，言必信行必果，即使这样，还担心有诸侯不服气呢，现在您红口白牙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许诺突然变卦，让别的诸侯怎么看您，以后谁还会相信我们齐国的话呢？我们又怎么可能号令天下呢？”齐桓公深以为是，就如约归还了鲁国的土地。

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当年流亡的时候，楚国曾经收留、帮助过他。在楚王的宴请酒会上，重耳一激动，说自己一旦复国，如果晋国和楚国之间不幸发生了战争，自己一定会先退让楚国三舍（一舍为三十里），作为对楚王的回报。后来，晋、楚双方果然发生了城濮大战，晋文公也信守承诺，主动向后撤军三舍，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是为“退避三舍”。

这样的例子在春秋时期不胜枚举。这些事例说明，在春秋时，战争不是以消灭敌国、掠夺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的，诸侯之间订立的盟约也被高度认可并真诚执行，不存在出尔反尔的情况。

在这种大环境下，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是的，如果你的战争行动不符合正义的程序，不按规定出牌，即使你获得了胜利，也不可能被别人所信服。

在宋襄公那个时代，战争的这个规则就是“军礼”，这个军礼就是周公亲自制定的“周礼”的重要内容，其内核就是一以贯之的“仁义”。

黄仁宇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

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充分体现那个时代“军礼”的典籍，是硕果仅存的《司马法》。这部兵书，虽然和《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三略》《六韬》《李卫公问对》等一起被尊为武经七书，但成书年代却远远早于其他兵书，性质和内容和其他兵书也有着天壤之别，充分反映了春秋以前的军事规则。

《司马法》强调，打仗这事事关重大，绝对不打不正义的战争（征伐以讨其不义），行兵布阵要规规矩矩，要实在，别耍花招（正而不诈）。大伙在战场上要和平时一样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体现平时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别像那些没教养的“小人”一样，做事没原则、没规矩，坑蒙拐骗偷无所不用其极，让人笑话（贵偏战而贱诈战）；战争的强度和烈度都要加以限制，不要迷信暴力（不加丧，不因凶）。

《司马法》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作战守则：攻入敌国，不能侮辱人家的祭祀宗庙，不能破坏屋舍，不能烧杀掳掠；碰到老人和孩子，要把他们送回家；碰到俘虏伤员，要及时予以治疗并遣送回家；碰到精壮人口，一定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

也就是说，宋襄公所信奉的“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的作战规则并不是头脑发热、空穴来风，而是曾经的历史常态现象。

并且，在春秋及以前的战争中，国王的军队以贵族为主体，不是随便哪个奴隶想加入就能加入的。在那个时代，参军是一种光荣，能为君主而战，能为荣誉而战，是一个贵族莫大的荣耀。倒是奴隶和帮工等人，想参军也不被许可。

这种贵族间的战斗，有点类似于西欧的绅士间的决斗，只不过这种决斗的规模稍微大一点罢了。徐杰令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



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贵族们的这种战斗，比的是双方的修养、礼仪、勇气和实力，鄙弃狡诈、偷袭、趁火打劫等上不得台面的伎俩。

也就是说，宋襄公所恪守的战争原则，不过是那个时代人们所熟知的规矩。这也是目夷和国人面对“不可思议”的宋襄公，一忍再忍，并且敬佩怀念的根本原因。

在春秋，甚至更早以前，战争不以杀戮为目的，不是一定要消灭对方的国家。战争一般点到为止，一旦分出胜负，立刻罢手撤军，胜利者即使追击逃兵，也要保持相当的距离，一般不能超过三舍，如果超过这个距离，就会被认为是无礼，变成十分羞耻的事情；而失败者也会甘心认输，老老实实在地臣服于胜利者，而不会去搞什么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

战争的具体细节也有许多规定。比如，手里拿着什么武器的人应该站立在哪里，战场上看见敌国的国君，要主动从战车上跳下来脱帽致敬，然后再登上战车继续开战。宋襄公所说的“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不重伤”等，都是上古军礼中的重要内容。

那个时候的战争工具主要是战车。先秦典籍里常见的“千乘之国”“百乘之国”“万乘之国”，就是指拥有战车的数量。既然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工具，那么双方角力时一定要选择适合战车兵团作战的比较平坦开阔的地点。所以，在春秋时期，我们经常看到敌我双方约好开战时间和地点，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来到平原地区排兵布阵，然后中规中矩地交战。

开战后，双方先通报自己的情况，然后敲打战鼓。在一片充满节奏的鼓点中，主将的战车相向而行，类似于西欧的重甲骑士怀里揣着矛，互相冲击。战车到达交汇点处，同时向左边旋转，车上的主将开始挺起戈矛，刺向对方。如果能一击而中，把对方挑下战

车，就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如果没刺中对方，就顺势左旋，回到交汇点，等待下一轮阵营里的击鼓，然后踩着鼓点，再次发起攻击。

这样的战争类似于一场盛大的体育比赛，或者叫Party、嘉年华估计人们也没意见。

在先秦著名的史籍《左传》里，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间的战斗可以看做是这种战争的典范。公子城和华豹在储秋集结军队展开战斗。华豹想搏个头彩，就先声夺人，张开弓向公子城射了一箭，没想“百步穿杨”的本事不是那么容易就炼成的，箭头早飞到一边去了。华豹急了，又取出一支箭，搭在弦上准备射出。华豹的心态想必大家都能理解——也是，把概率增大，或许可以增加命中的机会。

但公子城可没那么好说话，他冲着华豹大喊：“交战的规矩是轮流发箭，刚才你射了我一箭，该轮我射你了！”接着，一脸鄙夷地对华豹说，“做人不能太无耻！你不按规矩来，也忒丢人了（不更射为鄙）！”

华豹一看，自己的作弊行为被竞争对手逮了个正着，也十分羞愧，就放下弓箭，立正站好，摆好Pose，整整衣冠，拨弄拨弄头发，让公子城开箭。

公子城也没有辜负华豹的辛苦，张弓搭箭，一箭飞去，华豹应声倒下。

没办法，华豹技不如人，死了白死。

让人饶有兴趣的是，这里，史官和看客们没有一个像嘲弄宋襄公一样，笑话华豹的老实愚蠢，倒是十分赞赏他以自己的生命维护了交战规则。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显而易见，华豹和公子城们的黄金时光很快就飘走了。没多久，就发生了宋襄公的泓之战。来自



蛮夷之地的万乘之国楚国并没有华豹的觉悟，他们对宋襄公的仁义并不领情，抓住战机，以疾风扫落叶的态势，把宋军击溃。宋襄公也在懵懂之中，开始了被嘲笑的艰难历程。

宋襄公遵循的上古的军礼惨遭失败，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过去的仁义军礼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成为根本行不通的死去的教条。如果按照过去的规则打仗，一定会惨败。

在宋襄公的惨痛教训之下，人们自然而然地采用了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思维。从此以后，人们只关心是否达到了目的，而没人过问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否正义。于是，昔日的军礼更加失去了约束力，打仗的规则也被弃如敝履。也因为战争丧失了底线，战争的激烈程度和危害性日益严重，从原来点到即止的象征性决斗，变成了“率兽食人”“血流漂杵”的大规模惨烈战争。

面对如此严酷的后果，各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了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开始肆无忌惮地采取一切手段，战士的主体也由贵族转变成了平民，生命不再受到重视。“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成为战争的常态。仅以受降坑卒为例，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卒四十万；秦楚巨鹿之战，项羽坑卒二十万。到了近现代热兵器时代，大兵团、多兵种、立体化作战，更是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人参加。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屠杀了三十万无辜百姓；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死伤几十万。战争和血腥、死亡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陈平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人口死亡过半的战争大破坏最少有十次，但欧洲只发生过一次。经过“文景之治”、休养生息之后，西汉人口恢复到了六千万，但经过董卓之乱和各路军阀互相征伐，到了三国初年，中国人口仅存百分之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十余次大破坏全部发生在秦汉之后。

也就是说，宋襄公及其以前的时代，类似的大破坏没有发生过